

XIANSHIZHUYIHEXIANDAIZHUYI

现实主义
和
现代主义

钱中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钱 中 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白崇义
封面设计：徐中益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XIANSHI ZHUYI HE XIANDAI ZHUY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1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4 $\frac{1}{4}$ 插页8

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19·4061

定价 3.40 元

前　　言

当我们的文学走出禁锢而获得解放的时候，它会向何处发展而去？

文学如果要真的成为文学，那末它首先要抒发人们心中长年的郁积，聆听那悲苦纷呈的人的命运的倾诉和心的呼喊，给那久已枯寂的心灵以人性的抚慰。我们听厌了虚情假意的连篇空话，过腻了极端空虚而又极度紧张的日子，却向往着人与人的真挚感情的交流，和无需瞻前顾后的倾心的交谈。这时候，难道文学能够上天入地、遨游四海么？或是再作强颜欢笑么？

当文学中的仁人志士为现实主义理论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作了祭献，经历了生与死的沉浮，留下了一曲现实主义的悲壮的歌，我们这些后来者，要不要审察一下那折磨了无数人的现实主义的色调，细听一下它原有的音响？人们的记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模糊，但是现实主义最近几十年来的曲折历程所留下的坎坷印痕，却是抹之不去，难以泯灭的。正是在这种时候，当有人照搬一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理论把现实主义贬得一无是处，强加给它原本没有的东西，或用一些末流作品来嘲弄现实主义，这就使得一些人有些不安了，也使我思考起现实主义的命运来了。

现实主义真的走完了自己生命的路程了么？我不以为然。这种终结论，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现实主义仍在发展着，

同时在不断地深化着。请看一看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倾向。在我国引起他们的广泛兴趣的，难道不正是那些描写了与他们休戚与共的普通人的命运的作品么？不正是那些表现了与他们有着共同感受的小说么？在世界范围内，广大读者喜爱的仍然是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作品。纵观我国和世界文坛，我以为不存在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取代各种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趋势。自然，我并不认为必须定现实主义于一尊，并不主张文学创作都要按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同样如此。同时我也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有不少值得一读的优秀之作。不过也应说明，其中一些著作实际上是一种实验文学、实验小说和剧作，它们虽有价值，但仅为知识分子或部分知识分子所欣赏，少量的还只是教授懂得，或为教授们争论不休的小说。

探讨现实主义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纯理论的研究，先规定一些概念系统，然后对它们逐一论述。不过我担心这种做法很可能把现实主义抽象化，使它变为没有生活气息的理论。另一种方式是，首先把现实主义看成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学创作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创作方法，结合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创作实践中不时出现的问题，从各种角度进行考察，给以历史的、理论的阐明，以揭示现实主义的不断综合、创新的特征。我力图采用第二种方式，探讨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现实的内涵，它的不同的形态；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审美反映结构，动态的审美心理定势；主观性和客观性，再现和表现的相互关系；艺术直觉，意识与无意识，自觉与非自觉问题；感情形态与人性共同形态；艺术真实和艺术理想，艺术假定性类型与文学真实性形态；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区别。同时，我还从较为宏阔的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不断综合、创新的

特点和多元化倾向，多种流派的不同特色，以及它们的发展前景。上述种种问题的论述，纯属探索性质，正确与否，有待实践的检验。有关“复调小说”的论述，也有这种意图，这里仅仅探讨了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中的一个问题。我把这种理论当作艺术形式的特征理论来研究的，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可能有助于加深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理解。最后几篇探讨了几位代表人物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各有自己的特色，至今不失其光辉。

研究现实主义，决不应该排斥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原则，象征主义，同时在创作中还可尝试其它原则。社会主义文学需要丰富多样，要鼓励以不同创作原则写成的作品竞胜争妍。创作原则、写作方法多样化，显示着创作的真正自由。同时在现实主义范围内，也应促成不同流派争奇斗艳的局面。至于现代主义文学，我以为要对它进行具体分析，对它传播的虚无、悲观的消极的哲学、社会思想，是需要阐明、批判的，但对它的不同流派作品所采取的多种叙述角度，奇特的艺术手段，经过改造、选择，可以为我们所用，它的艺术思维中的某些特点，也可给我们以借鉴，既可丰富现实主义，甚至也可自成派别。

现实生活正发生着激烈的变革，文学同样面临着变革的潮流。文学观念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不断充实和丰富，更新与发展。各种文学理论都要受到检验，那些不适合于文学发展的观念将会被淘汰，那些有利于文学进步的理论将被深化，或得到有鉴别的引入。现实主义理论同样如此。没有一个人的理论可以宣告它的发展已经完成，它应该与现实主义文学共同进步，彼此充实和促进。

这本专集各篇的写成，横跨了好几个年头，它们都带有时代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有些观点，甚至文学观念，前后

也有所变化，或渐趋明确，因此，对个别篇章中的一些疏漏之处，我做了些改动。对于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求索者来说，在某些理论观点上一旦感觉到今是而昨非，有惶恐感，但更多的是愉快。因为对于我，历史面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真理。

1984年岁末

目 录

前 言	1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	1
无意识自然本能创作动因说	38
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	67
——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	
艺术直觉和直觉描写	107
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形态	131
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	156
艺术真实和艺术理想	181
艺术假定性的类型和文学的真实性形态	209
“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	219
——在 1983 年 8 月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的报告	
生命在于运动	272
——现实主义是不断的综合和创新	
审美的、历史的文艺批评	325
现实、激情、审美反映特征和民族化	353
——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	
通向现实主义高峰之路	408
——托尔斯泰论真实性和客观性、主观性、真诚、分寸感的关系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 几个理论问题

七十年代末，研究外国文学的同志纷纷撰文，指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重新评价的必要性；同时，出版界也不断地把一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介绍了过来。我以为这是清算过去“左”的文艺倾向的一个积极成果；但是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分歧。不少同志对现代主义文学持分析、批判态度，即要求介绍这类文学作品时，对它们的性质、思想倾向要有所阐明，指出其形式上的某些特征时，要有选择地借鉴其成功的艺术技巧。持这类态度的同志，着眼点各有侧重，当然意见也不尽一致。另一些同志写文章、出文集，提出我们的文学较之现代主义文学已大大落后。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肯定极多，对于这种文学的理论、艺术主张也很欣赏。与此同时，有的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同志，根据自己的观察与了解，著文提出，在近几年的新诗中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不少同志曾就此文提出异议。之后，这两个方面的讨论互有交叉，最后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合二为一了。例如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刊出了《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文章一面描绘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妙”前景，另一方面又嘲笑了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早已过时，社会主义文学非走现代主义文学的道路不可。接着有的青年作家认为，当今西方物质文明昌盛，文学也极发达，我国何妨也来个现代派？这几年的艺术理论中，照搬、移植

西方艺术主张的文章也并不少见。一九八三年初，《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崛起的诗群》一文，进一步发挥了《现代化与现代派》等文章的基本思想。本文就上述文章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一些不同看法。

现代主义文学与欧洲哲学、社会思潮

在我国，提倡现代主义文学，还是提倡社会主义文学？这是一些文章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关于现代主义文学成因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政治因素谈的太多，“经济唯物主义不发达”，以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西方现代派作为西方物质生产的反映，不管你如何骂它，看来并没有阻碍了西方经济的发展，确乎倒是相当地适应了它的”。涉及我国文学的发展时，有人预言：“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崛起的诗群》一文说：“现代（实指现代主义——引者）艺术的出现，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现代倾向要发展成为我国诗歌的主流”，它将同“在中国兴起的其它门类中的现代萌芽一起，归入东方和世界现代艺术的潮流”。在上面的摘录里，我们看到这些文章都认为艺术不能墨守成规，都要求有所创新，正是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和它们的作者的看法是共同的。可是当它们把现代化看成是现代主义艺术产生的必然，认为只要搞现代化，搞四化，那末文艺潮流的发展非现代主义莫属，现代主义文艺是当今文艺发展的大势所趋，这就值得讨论了。

“现代主义”和“现代派”一样，用以称呼当今西方不断更迭

的文艺流派、思潮、作品，其实都是不确切的。一，在西方文字里，“现代主义”和“现代的”是一个字根，而凡是当代创作出来的作品，都可以称做现代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把自己标榜为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它似乎是最具现代性的。二，这种好象是最具现代性的作品，其实并不都具时代精神，或现代精神。三，以现代主义为标榜的各个流派的文学，对真正体现了当代精神和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学，都抱有敌视态度。什么文学都可以容纳，唯独不能容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我国，也存在这种现象，有的同志因社会主义文学的兴起而叹息；有的同志对反映当前生活的社会主义文艺不屑一顾，嘲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把这类文学视为落后的，不入流的文学。因此，我们只能约定俗成地使用“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即在现代主义作家、理论家使用的范围内来使用它，把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有着特定的创作原则、文学作品的思想。

现代主义文学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两次大战之后，它反映了西欧社会漫长而曲折的精神危机。十九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疯狂镇压，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丧失殆尽，而工人阶级的兴起，也使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一扫而空，社会动荡，不安加剧。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写道：“当代社会飞速地接近崩溃，一种盲目的、模糊不清的恐怖笼罩着它，它有如一群水牛，逃离草原大火，在失去理性的恐怖之中闭眼逃窜，飞奔向前，不管面临一片深渊。”^① 在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颓废没落情绪，即“世纪末”情绪，这类作品标榜宇宙之神

^① 转引自阿尼西莫夫：《古典文学遗产和当代性》，第6页，莫斯科1960年版。

秘，人生的不可知，无穷尽的悲哀，歌颂死亡与坟场。它们的作者多半是一些有才华的诗人，并喜好使用象征手段写作。本世纪初，卢那察尔斯基在《对话》一文中曾借一位对话者之口，展现了颓废诗人的情绪：“巨大的影子愈加走近来……把照着我家的屋顶的我的生命的星熄灭了。时候到来了。一切都被乳白色的、雾气一般的云翳覆盖着。于是突然……非常愉快，不可言喻地愉快……我愉快地死去，在陶醉的温柔中死去……多么美妙呵！”卢那察尔斯基借另一人之口指出，颓废诗人“否定生活，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生活在否定着他们的缘故。他们爱坟场，喜欢以花装饰坟墓，因为历史是在静静地把他推送到他们的阶级的坟墓而去，因为坟场已在等待着他们”。^① 这就是风靡西欧、俄国的象征主义文学的主调。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加剧，特别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西欧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乱。无穷的灾祸使人失去安全感，无所适从，缺少同情，一切都处在异己力量的恐怖之中，一切都变幻莫测，人只得求之于自己，唯有自我可以信赖。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格律恩在转述歌德的话时说：“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占有自己的财产，能够有足以供养我们的土地，能够有栖身之所，难道那里不就是我们的祖国吗？”^② 可惜，这种牧歌般的“祖国”祈求而不可得，代替它的却是艾略特式的“荒原”。其后是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加缪在领取诺贝尔奖金的仪式上说的一段话，描述了这种背景：“那些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而当希特勒进行夺权及举行首次革命审判时已达二十岁的人们，要在面对

① 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第 140、152 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69 页。

西班牙内战，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暴政，一个到处是酷刑与牢狱的欧洲等去完成他们的学业，而到今天当他们的儿女成长，作品成熟之际，又须面临核子武器战争的毁灭威胁了。”^① 现代主义文学部分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灾乱年月中的人们内心的不安和失望情绪，他们的不满，无可奈何的抗议，以至不明真相的诅咒。

现代主义各个流派的又一重要特点，即公开以各种流行一时的哲学思潮为标榜，把其中关于世界和人的思想贯彻于作品之中，这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大概最为现代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基里凯郭尔以及后来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了。叔本华把世界视为意志与表象，而非真实存在。他认为人的意志支配一切，而意志则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在这种意志的支配下，人生不仅是梦，而且十分痛苦，因为意志即欲望，而欲望难填，一个欲望满足了，另一个欲望又随之出现，所谓“个人承受的容量是全依其本性而言；他的痛苦绝不会少于也不会大于此一容量”。至于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是十分短暂的，它们不过是痛苦的暂时休止。在叔本华看来，人之痛苦不仅由于意志，而且还在于人生就是斗争，弱肉强食，“人便是吃人的狼”。所以人的“意志现象愈完全，痛苦也就愈显著”^②，而天才人物便要承受最大的痛苦。何以解忧？叔本华认为，人们可以利用宗教、艺术、哲学来净化意志，最后达到人的意志的灭绝、“涅槃”的境界。原来人生如梦，四大皆空。基尔凯郭尔同样把生活视为

① 《加缪领受诺贝尔文学奖讲话》，见卡（加）缪、萨特：《从存在主义观点论文学》，第 77—78 页。

② 《叔本华论文集》，第 199、201、202 页。

一种找不到出路的绝望状态。人注定要在世界上孤独受苦：“他在广阔的世界上，孤独无援，他没有高枕而卧的现在，也无值得怀念的过去，因为有如没有可以寄于希望的未来一样，他的未来也未曾降临，因为他的未来已经过去。现在在他面前只有那广阔的世界——即并不和睦相处的这个你……而这个你……称做不理解。”^①这简直是孤独无援的人的一段“散文诗”了。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的组成，他把人的无意识的自然本能、性冲动、生的本能、死的本能、侵犯性的本能看作是决定人的心理、精神过程的根本因素；他特别强调性本能的主导作用，认为性本能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人与人之间发生斗争的动因，从而阉割了人的社会本质。这种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歪曲地解释了社会现状，错误地解释了人，也迎合了部分人的社会心理，结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

现代主义文学的各个流派，几乎都要从这类哲学中去汲取自己的诗情，寻找精神上的支持。超现实主义混杂了各种哲学思想，诗人勃勒东宣称，“超现实主义就是纯粹的心理无意识化”，它宣传“无意识写作”，写幻觉与梦幻；它宣传一种“补偿论”：在“新的现实世界中，最最不正义的事情也是正常的，这时他的批判的理智消失了，矛盾排除了，这一美妙的领域就是超现实主义”。^②存在主义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影响极大。对于萨特来说，他把人视为绝对独立的个性，人的存在是不可知的，也没有什么意义，孤独是不可避免的，“他人是我的地狱”；而且他还竭力把这类观念，在作品中加以演绎。对于“荒诞派”戏剧来说，存在主义也是它的灵魂。尤奈斯库说：“当今没有一个社会能够

① 见基尔凯郭尔：《非此即彼》。

② 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见《西方现代文论选》。

消除人类的忧伤，没有一个政治制度能够把我们从生活的重负、死亡的恐惧、我们的绝对渴望中解救出来，正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本身，决定了社会的条件，而不是相反。”^① 这就是说，生活是荒诞的，人更是荒诞，他的不幸与生俱来，世界上充满了最坏的不幸，但首先是生之不幸！一九八二年，他在回答一家杂志的问题时说：“使我恼火的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不活下去”。这种对生活感到无望的忧思，是何等深沉，何等痛苦！

如果我们在这种背景上来理解现代主义文学，那末，把这种文学说成是西方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反映，并把它看作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就很不妥当了。在西方，科学、技术、物质生活水平固然较高，但是它的精神生产如现代主义文学就是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的反映吗？与科技发展处于同等水平了吗？在有的同志看来正是如此，而且把这种相适应的决定因素叫做“经济唯物主义”。这种形似赞成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不是科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这可以用以说明为什么现代主义文学不能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而只能出现于二十世纪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但是经济本身是个复杂现象，它决不能单单归结为生产力；除生产力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制约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基础。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正是耸立在基础之上的。研究意识形态，只讲生产力的影响，排斥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构成的社会形态、制度的作用，就会得出物质生产直接决定文学发展的错误结论，就说不清楚文学的性质，弄不明白有时一个国家经济并不发达，而文学的

^① 见尤奈斯库：《笔记和反笔记》。

进展却很惊人；也无法阐明，何以在科技发达、物质水平也高的西欧，现代主义文学却宣传悲观、失望、虚无的思想，这些成分反映了生产力、科技的哪些特征？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的发展，固然要以经济的发展为条件，但它同其它上层建筑一起，“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①何况文学又是一种远离经济基础的审美意识形态。因此解释文学现象，还应考虑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社会状况、政治、哲学、宗教思想的影响。现代主义文学恰恰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畸形社会的产物，它与这个制度包括它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如果把经济因素绝对化，并把它理解为单一的生产力或物质水平，则会走向荒谬，会把文学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反映，排除文学的思想因素、社会作用，从而使文学非意识形态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②，也即把唯物主义庸俗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简单不过的标签。

其次，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简单地说成是西方物质生产的反映，之所以不妥当，还因为在这类作品中固然反映出了物质生产的高度水平，但是文学艺术从来不是以描写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为对象的。文学艺术审美反映社会生活，人的思想感情，他的种种感受以及心理状态的变化，描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他们的种种命运；就是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也并不以反映物质生产为己任。所以把经济因素绝对化，就会导致对文学对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472页。

的错误判断。

反对把科技进步、高度的物质生产必然要求出现相应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观点，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科技发展对文艺的影响。科技的日新月异的进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时空观念改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这无疑影响着作者、读者的审美趣味。现代主义小说家无疑见到了这点。三十年代，甚至象巴比塞这样的作家，也在《左拉》一书中说，传统的、流行的长篇小说手法、形式已经陈旧，因为时代的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风尚习俗中来：出现了直线感，喜好简化、综合和高速度发展的风尚，准确、迅速而解决问题的愿望，某种竞技般的“美国式”急躁，崇尚实效等等现象。^①这大致反映了当时部分人的审美心理的变化。但是什么叫做“陈旧”，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创作小说使用的手法、技巧，与工艺品、物质生产所使用的不断变化着的新技术是不同的，在物质生产的领域，新技术、新工艺一旦出现，在可能条件下旧技术、旧工艺会立即被废除。小说创作就不是如此，何况原有小说的传统写法，也是不断吸收新的因素而变化着的。至于在今天的我国，科技的发展，紧张的工作，确实加快了生活的节奏，这些因素影响人们心理，要求文艺的样式、表现手段有所创新，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文学应该走什么道路才能适应这一变化。

我们说过，把生产水平高速度发展用来说明我国文艺必然走现代主义道路，这是把文艺现象等同于科技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反映。我国四化建设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是根本不同的。西方建设的是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我们

^① 巴比塞：《左拉》，见《法国作家论文学》，第 18 页。